

一周道德点击 李瑾

### 大妈吐槽

**【新闻记录】**  
多年来一直处于非主流的广场舞,如今开始受到来自官方的专业级重视。国家体育总局日前举行发布会,在全国推出12套广场健身操优秀作品,不光要进行推广和培训,还要举办全国性的展演。不少热衷广场舞的大妈担忧,现在百花齐放的广场舞会不会因为行政力量的干预变成千篇一律,政府部门插手民间活动管理是公共服务还是看上其商业价值?

**【道德点击】**  
广场舞的参与者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群众行为,舞姿舞步五花八门,随心所欲。正是这种随意放松的自娱自乐方式,才让广场舞具有了独特魅力。一旦统一标准,强化规范,广场舞和广播操还有多大的距离,难免让人心存隐忧。好在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官员已经表示,绝没有用行政力量去强行管理广场舞健身舞的想法。是否如此,且行且看。

### 天桥短命

**【新闻记录】**  
2010年2月9日,郑州市文化路黄河路口过街天桥完工。今年3月,仅仅使用仅5年的这座天桥已经被喷上了“拆”字。事实上,郑州市近年来不时传出天桥被拆的消息。2013年9月,建成不到4年的动物园天桥“退役”。一个月后,附近居民称建成“没几年”的中州大道鑫苑路、晨旭路两座天桥被拆除。

**【道德点击】**  
天桥短命,大多为了给市政设施创造条件,理由不可谓不充足。但是,这些市政设施频繁拆除重建,大量财政资金打水漂,让很多市民痛心不已。毫无疑问,建设规划缺乏前瞻性,缺乏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思路,当是造成建筑短命的重要因素。当城市规划被长官意志或是情政庸腐所左右,社会财富就难以真正用得其所。

### 殡葬之累

**【新闻记录】**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殡葬绿皮书: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4~2015)》。依据报告披露的数据,92%的北京市区消费者认为公墓消费过高,公墓消费成了压在居民心口的不能承受之重,急需有相应的举措来缓解。目前,北京地区的殡葬消费平均达到42837元,而市区居民达到8万元。

**【道德点击】**  
殡葬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习俗和宗教等诸多方面,高昂的殡葬消费让老百姓苦不堪言。堵死“殡葬暴利”的“黑洞”,需要进一步加大殡葬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投入力度,通过提供更普遍、低成本的公共服务,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手段,多管齐下挤掉殡葬业高得离谱的水分,同时引导民众向文明安葬迈进。

### 改革呼声

**【新闻记录】**  
除了将起征点从1600元上调至3500元,个人所得税法已经35年没有全面修订了。这项与普通百姓关系最密切,也最直接的税收制度,几乎维持着上世纪80年代初的面孔,越来越陷入不断上调起征点的“死胡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称:“现在中国交个税的人只有2800万人,占不到总人口总数的2%。这说明个税已经相当边缘化了。”

**【道德点击】**  
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在个人所得税征管过程中,工薪所得税最易管控,代扣代缴比较到位。长此以往,个人所得税渐渐开始被诟病为“工资税”,将高薪酬者和高收入者混同了。解决这一问题,还是需要真正加大改革力度,对纳税人的收入及其他与纳税相关的信息归集整理,并实施动态管理,早日把设想中的方案落实现实。



脑瘫诗人、农民诗人,带着不同人加诸的不同标签,她从湖北横店村出发,口齿不太清晰地吟诵着自己的诗歌。有人爱她诗歌的美,有人从中读出疼痛,有人围观着一个异类,但她,哭笑尽兴,在云里写诗,在泥里生活……

# 摇摇晃晃余秀华

■本报记者 贺少成

村妇、脑瘫、诗人,余秀华红了。带着不同的人加诸的不同标签,她摇摇晃晃地,从湖北横店村出发,到北京,到成都,到昆明……穿过大半个中国,口齿不太清晰地,吟诵自己的诗歌。

诗歌会改变她的命运吗?她说:“我一直尽力配合命运,演好自己的这个丑角,哭笑不得。”  
命运会在她的世界里绽放烟火吗?她说:“我心孤独,一如从前。”  
世界向她敞开了扇门,而她,怀念的却是来时的地方:“横店浓郁的气息在我骨髓里穿梭,油菜花浩浩荡荡地开着,春天吐出一群群蜜蜂。”

余秀华,在云上写诗,在泥里生活。

——  
生与死太短,梦与梦又太远  
帷幕在哑雀搭建的桥上拉开,一年一度而今年,我允许自己违约  
原是怕忍不住醉,忍不住到那停靠  
怕你一回头,老去数年  
——余秀华《一个人的狂欢》

湖北钟祥石牌镇横店村的余家,从去年底开始,门前的泥土路上豪车突然多了起来。记者、粉丝,当地或从外地赶回来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云集在余秀华家中。

余家的房屋在当地林立的三层小洋楼中宛如“鸡立鹤群”——平房在当地早已不时兴;饭桌是一张可以由圆形折叠成方形的桌子,一边已有些许耷拉;家中的椅子,矮小低窄,坐上去稍不留神后仰一下就会翻过去。

面对异乎寻常的关注,余秀华从一开始就告诉所有人:“把我弄得夸张了不好。”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捧得越高摔得越惨”,公众对她的热度,就像爱情的保鲜期,过不了半年。最终她会回到横店村,回到有她出生和成长基因的地方。

所以,余秀华不觉得自己和诗坛和文坛有什么关联。甚至她觉得写诗,也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至于别人从诗中读出了什么,跟她无关,她不在乎。

对余秀华来说,连选择诗歌作为情绪出口的原因都很纯粹——因为脑瘫,她只能用右手使劲按着左手写字,诗歌字少,排列起来简单,写起来更容易。

1976年3月,由于出生时倒产缺氧造成脑瘫,余秀华的人生路,注定从一开始就要比别人艰辛。

“那时她都已经多大了,还张着两个膀子走路。”在余家的院子里,余秀华的母亲周金香的语气虽平淡,却充满酸涩与痛楚。  
因为身体上的不便,余秀华7岁才上小学,初中毕业后,也并没有考上高中。她自己跑到石牌高中找到校长要求读书。校长很惊讶地看着这个说话不太清楚、走路摇晃的女生,只对她说了几句话:“把你爸爸喊来。”

凭着这股执着和倔强,余秀华上了高中。但两年后,她又自己退学,原因很简单:不想上了。任性而去,恰如任性而来。

辍学后,余秀华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2岁的四川男人。

对于婚姻,余秀华从来没在媒体上讳言过自己的不满:“烦死了,婚姻出现的时间不对,人也不对。”

爱与恨,在余秀华的世界里从来就激烈而鲜明。这或许是因为,伤痕从小时候起就烙在她身体里,刻在她心上。

上中学时,余秀华曾试图割腕自杀,被救下后,伤痕凝结成了她日后诗中的“胎记”。

活着就是包袱的念头从未远离余秀华。尤其是在农忙的时候,所有人都下地干活,只有她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干农活,只能帮忙做饭、洗洗衣服。这让她不止一次地感到深深绝望。

尽管曾经想要死去,但余秀华最终还是选择了挣扎求生。  
为了活下去,她曾经到钟祥所属的荆门市跟别的乞丐学乞讨,她甚至为此专门买了一个碗。她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诗歌《在荆门的一天》中。

说起女儿乞讨的经历,周金香无法自己地捂着脸哭泣。余秀华只是在一边倔强地笑,连声音里的哽咽都不大明显,“活着嘛,总是要自食其力的。但我会站着要饭,不会跪着——我不会下跪,真的做不到。”

没有人比余秀华更理解站着对她来说有多重要。

余文海记得,在女儿小时候,家里有一客人来,她总会沿着田埂爬到很远的地方去,像是给别人证明什么。

余秀华走路时,拄了两根拐杖。后来别人说她拄拐杖不好看,于是她扔掉了一根。结果别人还是说不好看,她就另外一根也扔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她摇摇晃晃地走到现在。

身体离开了拐杖,心却从未远离过。余秀华成名后,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摇摇晃晃地在人间走动时,诗歌,充当了一根拐杖。

“经历了那么多,不写诗怎么办?诗歌就像

一个朋友,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还拥有它。”余秀华说。

二  
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上作恶多端  
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怀疑我钟情于黑夜  
轻视了清晨  
——余秀华《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

不管有没有诗歌,活着,对余秀华来说都是一个更为永恒的主题。

没有多少劳动能力,余秀华这辈子都没挣过多少钱。一开始,她在村口的小卖部开店,一个月能挣二三百元就算上上大吉,她归结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不会做生意”。

2012年,余秀华出了一次远门去浙江温州打工,在一家工厂撕膜。结果父亲怕她在外吃苦被人欺负,把她叫了回来。打了一个月的工,连工钱都没拿到。

出名后的余秀华,首先为这个家庭带来了经济条件上的改变。已出版的两本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和《月光落在左手》,至少会为她带来20多万元版税。

但余秀华从来没将诗歌当作工具或对抗这个世界的武器,相反,她把诗歌看成最后的心灵皈依:“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外界对她的创作充满好奇。在北大举办诗歌朗诵会时,有学生问她,她那些充满激情的诗歌是在癫狂还是在平静中写出来的,这让余秀华愕然:“癫狂的状态,那怎么可能写诗?”

余秀华一直觉得,诗是很安静的,不该经受现在的炒作。

对于成名后纷至沓来的各种活动,余秀华说自己无所谓喜欢和不喜欢。就像前半生她抗争过她呐喊过最终还是选择承受一样,对于现在的变化,她选择和命运两相相安。

发掘余秀华的《诗刊》编辑刘年,让她安静地写诗;而出版她诗集的出版社,又要她尽可能多地出席活动,推动诗集销售。余秀华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她只能选择随遇而安。

但余秀华不时地犹疑外界对她的关注。在杭州时,她曾经问读者:“你们是真的喜欢我吗?”

被生活放逐了半生以后,在骨子里,余秀华还是希望别人喜欢她的诗歌,喜欢她这个人。所以,无数个采访,无数个活动,即使她觉得被冒犯,她也只是在言语上不留情面。在行

动上,还是尽量配合。  
就像记者蜂拥到她家采访时,请她现场作诗。尽管她直指那是作秀而不是作诗,但她还是在众多记者面前写出诗歌《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会停止喧哗》。

余秀华想借机表达,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自己的心是安静的。  
但再安静的心,也有被裹挟的时候。

对于自己当选为钟祥市作协副主席,事后余秀华言辞犀利,说这个副主席“屁用没得”。余文海觉得女儿太直,说话得罪人,不让她这样跟记者说。

“那我就说:我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感谢钟祥市作协让我当上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官。”余秀华把自己说得都笑了,“可这是我余秀华说的话吗?”

余秀华的尖锐中,还是透着柔软。昆明有一个公益活动邀请她关注脑瘫儿童,她都没想就答应了。她觉得,就算别人借用她的名气或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但只要能帮助到那些和她一样不被命运眷顾的人,就是值得的。

即使是第一次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有用”,余秀华还是觉得,自己一直在这个世界上。

“脑瘫诗人、农民诗人,是我绕不开的标签。我有时候会苦苦地想:凭什么事这样歧视我?”跟在很多问题上“虚晃一枪”不同,余秀华在面对“脑瘫”和“农民”的身份时,还是表现得异常激烈,“我无论怎么努力,都绕不开这一点。绝望就从这里产生。有了这个标签,无论我身处何时何地,好多事情根本都不会对我打开。”

外界会随时拒绝自己的这种感觉,让余秀华筑起了一道随时拒绝外界的防线。而这道防线,就是诗歌。在诗歌里,她可以自由地哭,自由地笑,自由地穿越大半个中国。

三  
指菊为茗,哥啊,我的姿势如此遥远  
桃花扇合起的岁月,白露为酒  
供我仰起暮秋的日子,依痛而歌  
——余秀华《听夕雨,共你一醉于暮秋》

不管余秀华会不会拒绝,无数的快递、信件,还是会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涌向横店村。

有空的时候,余秀华就坐在或蹲在自家的院子里,拆那些来信。信里有的将她的诗歌谱成了歌曲,她看得哈哈大笑;有的寄来诗歌请她赞赏,余秀华嘟囔着看不懂,还有的给她寄来了诗集和书籍,希望她的诗歌创作能更

## 山东为异地商会念“紧箍咒”

### 公务员退休不满3年不得任职

**本报讯** (记者丛民) 公务员退休不满3年,不能到异地商会任职。日前《山东省异地商会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管理办法中明确,在职(含辞去公职或退休后三年内)的国家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不能在异地商会中兼职(包括担任名誉职务和

临时职务)。上述人员辞去公职或退休满三年以后只可兼任异地商会聘任制秘书长及异地商会秘书处聘任制工作人员。不得在兼职的异地商会中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任何报酬,不得获取其他任何额外利益。

据山东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异地

商会是指由同一原籍地的外来投资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注册登记地自愿发起组建,带有原籍地行政区域名称特征的商会类社会团体法人。

该负责人表示,在上述办法中,山东为异地商会念出了多个“紧箍咒”:不能利用异地商会开展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活动,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不能在异地商会内部结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不能设立地域性分会;不能限制或排斥符合条件的单位自愿加入异地商会;不能利用异地商会非法为个别单位牟利等。

## 喝口水热热饭 累了来这儿歇歇脚

### 天津300余“爱心驿站”暖热环卫工

**本报讯** (记者姜明 通讯员姜书范) 过去,环卫工人在工作时,只能坐在路边休息,吃从家里带的冷菜冷饭。而现在,“环卫工人爱心驿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日前,天津市红桥区13家“爱心驿站”投入使用,区内2000余名环卫工得到贴心服务。至此,4年来该市已建成各界的积极响应,一些爱心企业纷纷效仿。天津市文明办因势利导发动全市各类临街单位和商家加入,设立环卫驿站,为环卫工人就近提供临时的休息、饮水、热饭菜的方便。去年首批市内六区30个驿站授牌。

天津市河西区开展的“真情关爱环卫工 爱心驿站”志愿服务,在全区范围内招募了100家志愿商户设立“爱心驿站”,为一线环卫工人提供喝水歇脚的休息场所。为了让更多户外工作者受惠,红桥区联合爱心企业,在区内设立了13家“爱心

驿站”,包括交巡警、市政工人、环卫工人、公交司机、园林工人等在户的户外劳动者,通过登记,都可凭卡在驿站内享受免费取水、热饭、休息、借伞、领取应急药品等服务。

一些个体经营者也积极献爱心,去年12月30日,南开区凌奥商业街上的一家餐饮火锅店正式挂出“爱心驿站”的牌匾,还免费宴请来自南开环卫工扫中心一线的百余名环卫工人用餐,并赠予了100套保暖内衣。

天津市不少区县工会也积极参与进来,利用“爱心驿站”解决环卫工“早餐难”等问题,和平区环卫局工会出资3万多元,在8个扫道分队分别设置用餐点,配置了保温桶、专业消毒柜、自助餐具等,使500名一线环卫工人就近享受丰盛的免费早餐;南开区总工会拨款3万元为15个“环卫驿站”配置了冰柜、饮水机、微波炉和微创伤处理医药包等用品;静海县投资14万元,在城区设立了4个驿站并早餐点,免费为820名环卫工人提供爱心早餐。

一句句亲切的问候,一杯杯滚烫的热水,点点滴滴都让环卫工人两旁的倍感温馨……如今,在津城街道两旁的店铺门口,“环卫工休息室”、“环卫师傅免费喝茶”的“海报”随处可见,许多店铺都自觉地成为环卫工人义务提供温暖的休息场所,形成了关爱环卫工人的浓厚氛围。

# 公德是什么?

是——以「暴」制不文明,NO!

2015年3月24日,湖北宜昌市解放路步行街,一展销廉价商品的商家(全场9元9角店)在多个柜台上张贴着“偷东西的是婊子养的”、“偷东西的全家死光”、“偷东西的走路被车撞死”等恶毒诅咒标语,以此来防止商品被盗。商家还标明“本店所有不文明用语只针对不文明顾客”。对商家的这种防盗方式,不少顾客认为欠妥。

荷莲/东方IC



公德是什么?是——以「暴」制不文明,NO!